

洪北平編

國學碑文研究法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國學研究

編輯大意

一、本書供高中教學及大學參攷之用。

二、本書所採均係古今名家之作。每篇均加詳細註釋及參考，以便教學。

三、書中所採，雖係成文；而選擇編次，頗費經營，務期讀者得有系統之學識。

四、各篇註釋參考，係編者平時教學所得，總求以詳確爲歸。

五、國學範圍綦廣；編者謗陋，安敢自信？本書取材參考，如有未妥，尚乞明達教之。

國學研究目錄

第一卷 國學方法論

- 一、國學研究法總論 鄭 箕 一
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胡 適 一五

第二卷 經學通論

- 一、論讀經法 王舟瑞 六五
二、六經正名 裴自珍 七六
三、經解 章學誠 八四
四、經典釋文敘錄 陸德明 九九

目 錄

五、

詁經文鈔序 胡培翬

一三〇

六、

中國經書之分析 陸懋德

一四一

第三卷 子學通論

一、

論六家要旨 司馬談

一七七

二、

論九流十家 班 固

一八二

三、

論子部之沿革與廢江 琨

一八八

四、

宋明學說與佛學之眞詮 姚鳴鵠

二〇〇

五、

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 柳翼謀

二二四

第四卷 史學通論

一、

六家 劉知幾

二六五

1. 尚書家	一六五
2. 春秋家	一七一
3. 左傳家	一七四
4. 國語家	一七八
5. 史記家	一八一
6. 漢書家	一八四
二、二體劉知幾	一八七
三、史注章學誠	一九三
四、正史之史料 柳翼謀	一九八

國學研究

儀徵洪北平編

第一卷 國學方法論

國學研究法總論（唯是雜誌） 鄭奠

學之界義 學之詰義無過二說：一訓覺悟，（說文數覺悟也。學篆文數省廣雅學覺也。又識也。又效也。）一訓效法。（尚書大傳學效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學問之功效而後見。此一說也。學非能益，全天所生。（呂氏春秋）自覺自悟，無待於外。此又一說也。兩說相反，而其義相成。民生初迷，非則效無以啟其知。事物浩漫，無先知亦難理其緒。成學之初，受之於人，及其自覺，而在已者明。持此研尋，始沛然矣。相待而長，爲學日益。若已本無先天之知，何能效法他人。

之教。且輾轉相效，其最先者何所取資。首出天聖，理絕思惟。至謂知本素具，久自覺悟。廢古棄人以待一旦之遇，則才慧屬於心胸終身蒙昧矣。吾人既知學之起原，貴於人已互資。故今欲修習，自當始因前籍而取乎拘守終焉獨造而不足以倣古變而通之，理勢然也。

國學之封域。學術以天下爲公，初無國界可守。此言取善之資則然耳。學不徒生，必有所因。民族殊則思想亦異。地域隔則政制不同。更歷年累世，相傳相承。各自有所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我國文化昌明之早，初冠萬邦。五千餘年，巍然獨存。西學東來，出與相衡，誠多謝短者。而趨新博異之士，乃欲盡棄所固有，以爲與世相違，理宜屏之。守舊者怒目齧臂，起而與之爭。然察所執持，或拘拘文墨之間，以爲道在於是，有以知其必敗也。愚謂國學之範至廣，凡域內固有之學，無間於心與物皆隸焉。即至方技藝術，有理可究，有法可守，有益於民者，亦得被此稱。固非詞章之士

所能專也。至於遠西學術，足以參鏡。苟善用之，自今而後，國學昌明，必過於前。吾人誠有志於此，謂宜各擇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及者，始以整理，繼以發揮，共贊斯舉，務令國學之封域無不擴，真際無不明。而後是非短長，大顯於天下，虛言相競，甚無謂也。

國學之類別　國學之封域所包至廣，宜析類別，取便觀省。往昔部次可考者，漢七略爲始。¹ 凡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部。晉荀勗因中經箸新簿分爲四部。而兵書、術數遂入于諸子。史籍離六藝而別立爲部。² 阮孝緒作七錄，以兵歸子，而技術復在其外。³ 及隋經籍志始以兵、醫、天文、歷數、五行，盡歸子部。⁴ 於是經、史、子集之名大定，後世仍用焉。茲非以商榷前人部署爲主，短長得失且置不論。今所欲述者有二事焉。一則經子之名，慮難確守。爲腹爲目，旨趣各殊。二則探索前籍，當暫仍舊緒，以省凌亂之煩。若研尋之法既異，則所得者自與曩昔殊致。整理有成，

卽更爲部署亦無不可者。要之分類析觀以便探討與家法流別之部次有殊並行不悖義相成焉。

修國學之宗旨 人生胡爲而修學乎？人生修學意何所在乎？昔吾先正釋此問者言人人殊。要其大歸窮理以致用，成己而成人。荀子之美其身，朱子之誠其身，所以成己也。其道非一，或達天性（法言云修性白虎通云治性程子云養性）或益才慧（說苑云益才又云廣明德慧）窮理（程子）知道（學記）以致於聖（說苑）斯爲學鵠學記之化民，程子之致用，行道以利世（顏氏家訓）所以成人也要自成己始。夫人孰不愛其身，亦孰不思有以利人？然其治學能持此義而赴之者蓋鮮。外驚觀聽之美，隨風波蕩，所志盡乎矜世。其有篤意於學者，終日孳孳苦不得祈嚮。或驚於博覽而不思博之何所取。或勤於文詞，而不知文之何所用。修學而不自知所以修之之宗旨爲何，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吾思之吾重思之人生而求學學固

所以益人。則無益於人生者，絕之無憂。書雖學之所寄，學固不盡於書，則誦讀所以求學之資，而非可卽爲學也。或曰：今新學爭雄於域中，國人方以不類遠西爲恥，廢閣舊籍，鬻爲敗紙，時適然耳。汝竭區區之知，欲講以所聞，爲治國學者津逮，亦有說乎？余答之曰：學唯其是，無間中外。人各有心，盡其所能。方今國日衰頹，見陵東人。莘莘學子，奔走呼號。靜言思之，國爲吾國，是則先哲之所留遺，何忍使之湮沒？昔人研精累世，吾儕生其後，而不能爲之發揮光大，爲過已宏安。有盡棄所有以從人者，況於國學不肯致力，妄自菲薄，輒謝曰無有，其誰之過歟！至以學術大同爲言，則趨詣真理，唯是之從。我國國學與異邦相較，誠有謝短者。然所自得，豈少也哉？是故誠欲愛國，宜知國學英華之所存。誠愛真理，亦宜知本國學術之精義。發懷舊之蓄念，以增國人愛國之心，闡明國學之精英，以與世人相見而共趨於真理，必將有事乎此矣。

研究之方針，修習之宗旨既定，於是進述研究之方針。細繹昔人之所講貫者，較其得失，略立條例，備商榷焉。

爲己與爲人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犧。（荀子勸學）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顏氏家訓勉學）是故立志正，則德業雙修，人己兩利。立志不正，則爲己所以圖利，爲人亦以殉名，名之既得，轉謀利焉。夫學有先後，在己者未備，更何以覺人？人難孤立，利羣卽所以自利。若孜孜終身，初無利人之念，則著述可以不作，作亦不行，行且卽廢。至於存心利濟，期以爲人，而無爲己之念，興於腦中，不間世無此人，卽有之矣，事固不能。何者？旣自外其身，以專心力於爲人矣，則所以進其德而擴其知者，將不暇及。德之不修，知之不擴，所以爲人者又安在乎？足以成人，則旣成己矣。己之不成人，復何賴焉？斯理之易明者也。要之爲己以德業言，

爲人以利濟言，務外求名，非以爲人，充欲汨性非以爲己也。吾人求學所以自成其身者，不可不勉，而利世益人之學，又宜並習而毋廢，期於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求是與致用 「學者將以實事求是，有用與否固不暇計。」（章太炎先生與王鶴鳴書見文錄）

此章先生有爲之言，以斥以學爲禽犧者。及其爲國粹學報祝辭，則云「學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親民，不以干祿。」（亦見太炎文錄）誼更明顯。亦謂專言求是，未足以概學術之全矣。夫以學爲利祿之塗，則學之止於皮傳，無取研精窮其根本。故非卓傑命世之士，不克以學名家。此其實事求是之誠，固非瑣瑣者所可比擬於萬一。雖然致用之說，今已削其涵義，專指進仕爲言。實則世固無無用之學，學而無用，理歸沙汰。人生治學，初以求用。無用之學，人所不甘。更質言之，既以求是爲職，是之所以在，宜用之所出。其有似無所用者，爲用隱耳，非無用也。至於「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觀察，聖賢所以發憤忘食，員

與之上，諸老先生所不能理，往釋其惑，若端拜而議。」（章先生原學）是則人生之大用存矣。人旣求學，當自知其學之用，固已。至於求是，則疑義滋紛。蓋是之與非，相對爲言，所以定之之準，當別有在我。以爲是，人或以爲非，自所觀之者異也。此之定界，或云實者爲是，虛者爲非，義有未諦。不實爲非，可以斷言。虛之與實，互有是非。或云有用者是，無用者非。斯其說似矣，而有未盡也。蓋有用無用，未易質言。或在昔利用之道，至今已爲芻狗，然不得輒謂爲非，且用有顯晦，效有遠近，專以己見，一概相量，慮未當焉。總之攷證前籍，貴於有所依據，推尋義理，反之於心而安，推之於人而同。雖未中哉，庶幾近之。

心與物 形上者道，形下者器。國學所重，趨於言道。貴心賤物，統主斯指。程朱格物。陸王致知，雖所持似相反，而貴道則一也。程朱格物之法，固有所見，然亦未能力行。虛索其理，未暇及物也。唯醫藥兵農天文輿地諸學，均藉實驗以成，則

國學中亦未嘗盡廢物理。且進言之，物兼事言，格非一端，修齊治平之道，寧能任憑臆見，徒託空言？仰觀俯察，遠取近思，而後得之者，蓋有方矣。故處今治學，宜取資遠西以自輔，事實昭着，無俟贅言。卽研修國故，亦當知在心在物，不可偏廢。往者囿於經籍，實藝之學以爲末技，高談性理，諷論治道者上選。知效一藝，業窮一術，乃屏而不得於學術之列。此亦重文積習，可爲歎惜者也。學者有志，正宜理其墜緒，以昌明絕學，博固之見，所宜取也。

博與約 博學無方，（內則注曰：在志所好）以反說約。（孟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揚子法言）凡學精研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研。（清朱一新說）此言學貴博而能約也。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從橫。（宋黃庭堅說）先有約者以爲之根，再泛濫諸家，廣收博采。（清李光地說）此言學當先約而後能博也。然學固未有不博而能約。

者，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清章學誠文史通義）間嘗考其得失，互有短長。學博則闊通，又能就性所近以致力，此其益也。然人生智慧精力，皆有有限度。所涉者廣，則所得必淺。或失之雜而寡要，或失之泛而不精。若能知其要領而約守焉，用力既專，進境必深。較之廣驚漫涉者，所得爲宏。然知要挈領，亦非易易。淺陋自封，婢固不化。斯又多識之士所笑也。要之博與約相因互資，未宜偏廢。始也儲國學之常識，資力於博；繼也專精一藝，歸心於約。終也就所專力之學，取精又宜宏富。一事既究，次及他端，窮年累月，至於終身。造端雖微，而所詣博大矣。惟吾人受學之初，心無所主，往往見異思遷，淺嘗輒止，泛濫無所歸宿。是以救弊補偏，宜知簡約之術。茲更徵引陳說以明之。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

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問學錄引語類）此一例也。「學問須將大頭腦處通透方得，譬如和尚家先記得六根十八戒要緊的幾個公案。」（李光地榕村語錄）此又一例也。「後代書更多讀不盡，事更多亦知不盡，莫若就我所能爲所能知者求個着實。」（榕村語錄）此又一例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此亦一例也。

名與實 程伊川云：「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朱紫陽云：「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夫君子孜孜，終日爲善。小人孜孜，終日爲不善。孜孜一也，善惡殊塗。學者之於名實，亦猶是耳。務實者，學以成其身，修省自勉，凡有研尋，求是闡真，獨得諸心，不見知而无悶。務名者期以博聲譽，希捷獲，不得不蠟等目求，而不自虞其顛蹶也。事外暴不得不矜奇示博，而終身之致力，盡

於剽竊。「閻老子（疑爲易字之誤）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齊王僧虔戒子書）「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唐皇甫湜與人書）「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遺辭，已呼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明方希眞與人札子）「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安其姓名）學者通弊，歷代如斯，吾人所宜自鏡也。

雅與俗 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謂。孺卿次儒，有雅俗之分，所謂「俗儒者繆學雜舉，其行僞同於世俗以求衣食，僥焉若終身之虜，雅儒者言行有大法，內不自誣，外不欺人。」（約儒效篇文）是則已易俗之涵義，而謂奄然媚於世者之爲俗矣。雖然，雅